

記念獎學金會第四屆佛學論文

佛教入華後對中國文學之影響

——續明法師紀念獎學金會第四屆佛學論文

蔡清霖

大家都知道我們中國是個世界文明古國之一，遠在幾千年以前文化就非常發達。自從佛教傳入中國以來，我國在學術方面，如文學、雕刻、建築、美術、音樂、圖畫以及其他有關文化各項，均受佛教的深刻影響，其中尤以文學所受影響為最。隋唐以後，若要研究中國文學，就要研究佛學。佛學是學問，佛教是宗教，世界上任何一個宗教的經典，都沒有佛學的精深博大，意趣超越。

佛教傳入我國，一般認為始自漢明帝永平年間，但是佛法廣大流佈，對中國社會產生深廣的影響，則要到漢朝末年之三國時代，因為那時候天下大亂，有學有識之士，都有一種超然出世的思想，佛學正迎合這個思潮，而很快地傳播開來；同時佛教沒有呆板的教條，沒有空洞的言論，但卻有極完整的哲學體系，極切實的修持方法；只要你肯虛心探討，認真實踐，必可改造你的品德，完成你的人格；由此可見佛教義理，非常適合我國的國情。因此以後得到民間廣大羣衆的信仰。

佛教起源於印度，印度也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，佛教在印度成爲國教之後，就分爲兩派向外傳播：北派稱爲大乘佛教，由中亞傳入中國，再由中國傳入朝鮮和日本；南派稱小乘佛教，由錫蘭島傳入中南半島和南洋羣島。

佛教初入中國，宗教的氣味較重，信奉者常把它與方術或道

家學說相比附，試觀漢書，魏書等有關於佛教的記載，多半以黃老浮屠並稱。而三國時代佛學內容所含哲學的比重日益增多，這時佛學也漸漸染上了中國文化的色彩。魏晉時代，爲老莊思想鼎盛的時候，社會上清談的風氣頗爲盛行，因此佛學也被當作清談的資料，當時由於研究佛學的學者，多會研究過老莊學說，道家思想也與佛學有相近的地方，道家的玄理，又爲當時流行的思想；所以翻譯佛典，傳播經論，則多用老莊玄學的術語，以相印證；形成所謂格義之學。東晉以後的佛學學者，便漸漸地脫離了老莊的舊轍，而能獨立地來闡明佛理，形成了一個中國化的佛教。

東晉以後，佛學才進入中國的學術界；到南北朝時代，北方佛學界着重實踐力行，南方則注重玄奧的理論。南方的帝王也多半崇信佛法，如梁武、陳武等帝，其篤信之深，真是曠世稀有。北方在五胡十六國時代，那些帝王對於佛法也都很尊崇。佛法的因果報應，不知制止了多少的屠殺，馴服了多少胡人暴戾的性情，救活了多少的生靈。後來前秦苻堅統一北方，佛法更深入於北方朝野各階層。苻堅失敗之後，後秦姚興迎鳩摩羅什蒞長安，翻譯大乘經典，北方的佛教更盛極一時。但印度是複音語，而我們是單音語，那時我們的文學體裁是講對偶的駢體文，梵文的特色，是同一道理，先散文後韻文，以散文詳釋義理，以韻文而歌頌

之，便於記憶也。又佛說法，是平鋪直敘，無雕琢之功，故譯佛典不能用駢體文，於是就產生了偈文（頌），與散文合譯，逐漸把中國文學的形式改變了。同時也逐漸地染上了佛學的色彩，使中國傳統的思想也改變了。

中國文學，本來就相當發達，我國文學上最早的著作是詩經，在西周時代就有了。中國的小說淵源雖很早，在先秦文學裏面，早已播下了種子，然而受了儒家思想「子不語：怪、力、亂、神。」的影響，發達得並不快。中國小說的起源是由於民間傳說、神話和故事，以及文人筆下的寓言。直到漢代，小說這個名詞才見於漢書，到兩晉南北朝，由於佛道兩家思想興起，小說才昂然出頭。兩晉、南北朝的著名小說可考的有幾篇是描寫神怪和因果報應的，比如劉敬叔的異苑，張華的博物志，王嘉的拾遺記，顏之推的集靈記等。這也就是亂世文學的產品，正像今天偵探小說，武俠小說的風行一樣。文人思想也深受佛教和老莊哲學的影響，兩晉、南北朝時五胡亂華，民不聊生，文人學士，感傷時事而回天乏術，便抱着逃世的思想，傾其才思於詩酒田園，因而產生了田園文學。

佛教徒爲了傳教，在唐朝運用「變文」深入民間，因爲「變文」，有散文也有韻文，並且不假雕琢，平鋪直敘，由此白話文開始，一直發展下來，到明清小說，都是文中詩（韻文），詩中有文的，就是受了印度文學的影響，直到民國以後，由於受西洋文學的影響，才把韻文除掉，完全用散文寫小說。

唐代大文豪柳宗元，對於佛道都有相當的認識，沒有把自己的思想囿於一家，因此流露在文章裏面的，決不像韓愈的作繭自縛。是清新俊逸，自由奔放，尤其是寫山水性靈處，文辭的優美，遠非扳起面孔，作繭自縛的韓愈之所可比擬。韓愈則因崇信基督教，力排佛教，所以文章裏面，學究氣氛過重。

宋明新儒學的產生更受佛教的影響。宋明儒學內在精神，幾乎全與禪學意趣發生密切關係，而禪學是佛學中主要學派之一。禪學是要明心見性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而宋明儒學也談盡心知性，知性知天的道理。這都是要人從自心中體認自家本來是佛

、是堯舜。宋明儒學，不僅把印度佛學思想完全移植過來，並且融化爲已有，成爲宋明理學。由此可見宋明儒學是參照禪學明心見性的工夫，而回歸到先秦儒家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之道，使人性昇華，從日常生活當中便可達到人人皆爲堯舜。

宋詩很受現代一般詩人喜愛。宋詩的特徵有二：一是以語體文入詩，一是以禪理入詩，宋詩雖由唐詩蛻變而成，但能自創一新境界，即凡有所作，都是據情直書，不假辭藻雕飾。擺脫聲律束縛，是唐詩的解放；而宋詩的白話化，更添加了若干新的氣氛，其受到佛教的影響是不能忽視的。

宋朝時，理學家首先吸收禪理，又由於理學家的媒介，於是了空悟性一切玄機，幾乎成爲宋代詩人的口頭禪，把這些禪理滲入詩裏，又養成了詩人胸中的一股妙趣，造成詩的清靈境界。

蘇軾的詩，可謂洋洋大觀，記事狀物，抒情寫景，無所不有，無所不工。又因爲蘇詩意境深入禪理，所以說：「淋漓大筆千年在，字字華嚴法界來」，歷來蘇軾的詩，都有最高的評價。蘇軾的赤壁賦中有「橫槊賦詩，而今安在」的句子，都是看破紅塵的思想，對於金錢，榮華富貴，都視爲無常、無實的。

佛教影響了中國文學，佛教思想影响了中國傳統思想，但佛教本身亦受中國儒道思想的影響，而建立了中國化佛學的體系。今日的佛教可以說是中國的佛教，在形式、意義、精神各方面，與原有出自印度的佛教，已有很大的區別了。

於此世界中，從非怨止怨，惟以忍勝怨，此古聖常法。
——法句經

× × × ×

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，人成則佛成，是名眞現實。
——太虛大師